

紅頂商人

胡雪岩

高陽 著



二 十 四

第二天一早起身，周一鸣已经在等着了，临时客串听差，替他奔走招呼；所以阿巧姐虽不在身边，胡雪岩亦觉得并无不便。同时心里在想，自己一向为求便捷爽利，不喜欢带个听差在身边；看来若有像周一鸣这样的人，带在身边，亦自不妨；这一趟回去，或在杭州，或在上海，倒要好好物色一个。

等他漱洗完毕，周一鸣又要请他进城去喝早茶。胡雪岩心里有数，便连声答道：“好的，好的！吃完早茶，我带你去见何学台；当面求他替你写信。”

于是进了城在“吴苑”茶店吃早茶。苏州的茶店跟杭州的又不同；杭州的茶店，大都是敞厅，一视同仁，不管是缙绅先生，还是贩夫走卒，入座都是顾客；苏州的茶店，分出等级，各不相淆，胡雪岩好热闹，与周一鸣只在最外面那间厅上坐，一面喝茶，一面吃各式各样的点心，消磨到十点钟，看看是时候了，算了帐，安步当车到苏州府学去见何桂清。

由于爱屋及乌的缘故，何桂清对周一鸣也很客气，再三让坐，周一鸣守着官场的规矩，只是垂手肃立，最后却不过意，才屁股沾着椅子边，仿佛蹲着似地坐了下来。

看他这局促的光景，胡雪岩倒觉得于心不忍，便要言不烦地说明来意，何桂清当时答道：“许大人亲自到上海督师去了。”接着转脸问胡雪岩：“现在倒有个好机会，是去收税，

不知道这位周君愿意不愿意屈就。”

“屈就这两个字言重了。不知是哪一处税卡？”

“现在新创一种‘厘金’，你总晓得。”

“这听说过。”胡雪岩答道，“到底怎么回事，却还不十分清楚。”

“是你们浙江的一个奇士的策划。此人算是雪轩的部民，湖州府长兴人，名叫钱江——。”

钱江字东平，是浙江长兴的一名监生，好大言、多奇计，仿佛战国的策士一流人物。鸦片战争一起，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、宗室奕经，奉旨以“扬威将军”的名义，到浙江督办军务；钱江叩轭献计，招募壮士，奇袭英军，擒其首脑。畏葸的奕经，如何敢用这样的奇计？敬谢不敏。

后来林则徐得罪遣戍，而钱江在广州犯了法，亦充军到伊犁，在戍所相遇，林则徐对他深为赏识。当林则徐遇赦进关时，设法将他洗脱了罪，带入关内；在京城里为他揄扬于公卿之间，声名鹊起，不幸地，林则徐不久病歿，钱江顿失凭依，于是挟策游于江淮之间，在扬州遇到了雷以诚。献上两策，第一策是预领空白捐照，随时填发。第二策就是开办厘金。

穷了想富、富了想贵，人之常情，所以做生意发了财的，尤其是两淮的那班盐商，最喜欢捐官，捐到三品道员还觉得戴蓝顶子不够威风，总想找机会，如报效军需，捐助河工，花大把银子买个“特保”，弄个二品顶戴的红顶子才肯罢休。

但是捐官的手续甚为繁复，吏部书办的花样百出，往往“上兑”一两年，一张证明几品官员身份的“部照”还拿不到，这一来自然影响捐官的兴趣。钱江的办法就是专为想过

官瘾的富商打算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，上了兑，立刻填发部照，爽快无比。雷以诚认为此策极妙，便托钱江上了个奏摺，细陈其事；照他的办法，部里的书办就没有好处了，所以起初部议不准。无奈国库空虚，乾嘉年间积下的上千万银子，从道光年间鸦片战争以来，为奕经、耆英、琦善、以及赛尚阿等总领师干的钦差大臣，花得光光；现在朝廷平洪杨之乱，“既要马儿好，又要马儿不吃草”；如果马儿自己觅草去吃，犹复不准，如何说得过去？因此，钱江的妙策，到底被批准了；部里领来大批的空白捐照，现款交易，而且没有层出不穷的小费，既快又便宜，捐官的人，自然趋之若鹜。雷以诚就靠了这笔收入，招募乡勇，才得扼守扬州、镇江一带。

然而捐官只是一趟头的买卖；细水长流，还得另想别法。于是而有厘金；清朝的行商税，本来只有关税一种。大宗税收是钱粮地丁，因为失地太多而收额大减；两淮的盐税，亦因为兵火的影响，销场不旺，弥补之道，就靠厘金，一钱抽一厘，看起来税额甚轻，但积少成多，为数可观。最先是由雷以诚在扬州仙女庙、邵伯镇等运河码头，设卡试办，成效不坏，朝廷因而正式降旨，命两江总督怡良、江苏巡抚许乃钊、漕运总督杨以增，在江南、江北各地试行捐厘助饷，以裕军需。

听罢何桂清的陈述，胡雪岩对钱江其人，深为仰慕，颇想一见，但这是一时办不到的事，只好丢开，先替周一鸣作打算。

“他是水师出身，运河、长江各码头，都是熟人。若得云公栽培，当差决不致误事，坍云公的台。”

“我知道，我知道，看周君也是很能干的人，而况又是你的举荐，一定赏识不虚。”何桂清说，“我马上写信，请

坐一坐！”

说罢，他退入书房，亲笔写了一封信。何桂清虽未做到封疆大吏，督抚的派头已经很足，两张八行笺，写着胡桃大的字，按科名先后，称雷以诚为“前辈”。胡雪岩接了信代周一鸣道谢，周一鸣自己则叩头相谢。

“你先回去吧！”胡雪岩对周一鸣说，“我还要陪何大人谈谈。”

等周一鸣一走，何桂清告诉胡雪岩一个消息，说江苏巡抚许乃钊有调动的消息，“今天一早，接到京里的密信。”他说，“我想等一等再说。”

许乃钊调动，何以他要等候？细想一想，胡雪岩明白了，必是何桂清有接此任的可能，不妨静以观变。

这个主意的故变，胡雪岩觉得对自己这方面大为不利，因而颇想劝他仍照原来的计划，先活动调任仓场侍郎，然后放到浙江去当巡抚，那一来，对王有龄，对自己，对嵇鹤龄便有左右逢源，诸事顺手之乐了。

暗中的猜测，不便明劝，万一猜得不对，变成无的放矢，是件可笑的事，教何桂清看轻了自己；而且凡事明说不如暗示，旁敲侧击的效果最好，这是胡雪岩所深知的。于是略想一想，有了一套说词。

“江苏巡抚这个缺，从前是天下第一；现在，我看是最末等的了。”他忽然发了这样一段议论。

何桂清当然要注意，“苏抚的缺份，不如以前是真的”，他说，“但亦不至于沦为末等。”

“我是瞎说说的，跟云公请教。”胡雪岩徐徐而言，想着末等的理由，想到一条说一条：“第一是大乱在江苏，地方少了；钱粮也就少了。”

“还好，苏松膏腴之地，还在我们手里。”

胡雪岩不便说苏松难保，“要保住，也很吃力；刘丽川至今还在上海。这且不去说它；第二，江苏的官太多。”他说，“浙江好的是巡抚独尊！”

“啊！”何桂清深深点头，“你这话有道理，督抚同城，确是麻烦，不是东风压倒西风，就是西风压倒东风。”

“巡抚要压倒总督，怕不大容易，这也不去说它，第三，”胡雪岩又说：“江南大营的向大人，听说很难伺候。云公，有这话没有？”

这话当然有的。何桂清心想，江南大营的骄兵悍将，不知凡几；向荣的难侍候，犹其余事。于是本来想在江苏等机会，打算着能接许乃钊的遗缺的心思动摇了。

看他默然不语，胡雪岩猜到了他的心里，益发动以危言：“地方官要与城共存亡。我替我们杭州同乡许大人说句私话。如果能够调动一个缺，真正是‘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’了。”

这句话才真的打动了何桂清，他最胆小；虽然纸上谈兵，豪气万丈，其实最怕打仗。看起来，江苏真的成了末等的缺，何必自讨苦吃，还是进京去吧！

主意打定了，却不便明说，只连连点头：“高论极是，佩服之至。”

“我哪里懂甚么？不过俗语道得好：‘旁观者清’，不在其位，不关得失，看事情比较清楚。”

“说得一点不错。”何桂清答道：“我就正要老兄这样的人，多多指点。”

“云公这话说得太过分，真叫我脸红。”他趁势站了起来，“我就此告辞了；顺便跟云公辞行。”

“怎么？”何桂清顿现怅然之色，“你就这样走了？”

“是的。我预备明天一早动身回上海。”

“那末——”何桂清沉吟了好半晌说：“我们上海见面吧！那不会太久的。”

“是！我一回上海就把款子预备好，随时等云公的招呼。”

“还有件事，无论如何，奉托费心。”

胡雪岩一愣，随即会意；事实上此事已成功了一半，所以很有把握地说：“云公请放心，一到上海，必有喜信。”

何桂清自然高兴。而过分的欣悦，反生感慨，“真想不到，这一次无端与雪岩兄结成知交。”他摇摇头说：“人生在世，都是一个缘字；想想真是不可思议。”

胡雪岩跟他的境遇，约略相似；再加上王有龄，三个人天南地北，不知冥冥中是甚么力量的驱使？得能聚在一起，像七巧板一样，看似毫不相干，居然拼出一副花样，实在巧妙之至。所以对他的话，深具同感。

“云公，说到缘字，还有让你想不到的事。”他紧接着又说，“眼前我不说破，说破了不好玩了。只盼你早则节前，晚则节后，到了上海，我们再叙。”

听他如此说法，何桂清便不肯多问；只说：“好，好！我们再叙。良晤非遥，我就不送你了。”

“不敢当，我也就不再来辞行了。”他站起身作揖。

“你请等一等。”何桂清说完，匆匆又走入书斋；好久，都不见再露面。

他是亲笔在写名帖——写信来不及了，只好用名帖；一共七八张，从苏州到上海，沿路掌管一方的文武官员，都有他的名帖致意；致意是门面话其实是为胡雪岩作先容。

“你备而不用吧！”何桂清把一叠名帖交了过去，“交情深浅，都在措词上看得出来；该用不该用，怎么用法？你自己斟酌。”

“有云公这几张名帖，就等于派了百把兵保护，一路上可以睡到上海，多谢，多谢！”

“雪轩那里，我另外复信；这里跟浙江，每天都有驿差，方便得很。我就不必麻烦你转信了。”

何桂清一面说，一面亲自送客；体制所关，送到二门为止。等胡雪岩回到客栈，他跟着又派人送了四样路菜，一部他新刻的诗稿；另外一个沉甸甸的小木箱，打开来一看，是一只“汽锅”。

“难为你家大人想到。”

“我家大人交代。”那个叫何福的听差说：“胡大老爷的交情，与众不同；叫我跟胡大老爷请示，若还有事，我就在这里侍候胡大老爷上了船再回去。”

“不必，不必！我有人。你请回去吧，替我道谢。”

说完，在阿巧姐的梳头匣里取了个红封套——红封套甚多，各着赏人用的，轻重不等；最重的是五两一张银票，给何福的就是这一种。

这一下，胡雪岩就只有一件事了，等阿巧姐回来。原说午间可到，结果等到日落西山，不见芳踪，反倒是周一鸣又来相伴了。

“胡大老爷，真是多亏你栽培。我去请教过人了，说何大人这封八行的力量很够，一定会得个好差使。”他笑嘻嘻地说。

“那很好！”胡雪岩也替他高兴，“你得赶快到扬州才好。迟了就没有好差使了。”

“不碍。沿运河、长江两岸都要设卡子，差使多得很，抢不光的。我伺候了胡大老爷回上海，再到扬州，最多耽误十天的功夫，不要紧。”

看他意思甚诚，而且路上也还要他招呼，胡雪岩就点点头不再多说了。

于是又闲谈了一会，周一鸣看胡雪岩有点心神不定的模样，便有些踌躇，再坐下去，怕惹他的厌，如果告辞，丢下他一个人在客栈，更为不安，想了想又劝他出去喝酒散心。

“谢谢，今天不行了。我得等人。”

“喔！”周一鸣知道他心神不定的由来了，“是等阿巧姐？”

“是啊！她回木渎娘家去，说了中午回来的，至今人面不见，不知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此刻不来，今天不会回来了。木渎的航船，早就到了。”

“不是搭的航船，自己雇了一只船来回。”

“那这样，”周一鸣站起身来，“我到阊门码头上去打听打听看。”

“不晓得是哪一条船，怎么打听？”

“不要紧！我到那里，一问便知。”

“对了！你码头上最熟。”胡雪岩欣然答道，“那就拜托了。”

等周一鸣走不多时，忽然有个十五、六岁的小后生，由金阊栈的店伙领了来见胡雪岩，自道他是潘家跑上房的书童，奉了他家姨太太之命，“请胡老爷过去，有位堂客，要见胡老爷。”

又是姨太太，又是堂客，当着店伙在那里，胡雪岩倒有

些尴尬，怕引起误会，传出谣言去，总是烦恼，所以不跟那小后生答话，只向店伙说道：“你们这里，另外有位胡老爷吧？他弄错了！”

“不错！”店伙答道，“他说了胡大老爷的官印，上雪下岩，我才领了来了。”

“那就奇怪了。”胡雪岩对那小后生说，“苏州我没有姓潘的朋友，更不认得你家姨太太。”

“原是木渎来的那位堂客要见胡老爷。”小后生说，“那位堂客是我们姨太太的要好姊妹。”

“原来是阿巧姐！”胡雪岩大惑不解，“怎么不回客栈，到了你家？”

“那就不清楚了。只说请胡老爷过去见面。”

胡雪岩为难了。素昧平生，应人家内眷的邀请，这算是怎么回事？同时阿巧姐有何理由到了潘家？而又叫自己去相会？凡此都是疑窦。以不去为妙。

话虽如此，事情却要弄清楚；真假之间，首先要问阿巧姐，“那位木渎来的堂客，你看见了没有？”他问。

“见了的。”

“是怎么个样子？”

那小后生把阿巧姐的身材、容貌、服饰形容了一遍，果然不错。阿巧姐在潘家这话，看来不假。

有了这个了解，事情就好办了，“好的，你到外面等一下。或者去逛一逛再来；我要等个人回来见了面，才能跟你去。”说着，胡雪岩随手在茶几上抓了些零钱给他，“你去买糖吃！”

“谢谢胡老爷！”小后生问道，“我歇多少时候再来？”

“歇半个时辰。”

未到半个时辰，等的人到了，是周一鸣，据他打听的结果，阿巧姐的那条船，早在下午三点钟，就已到达。

“这有点意思了！看起来不假。”接着，胡雪岩便将那个突如其来的邀请，说了给周一鸣听。

“这其中一定有道理。阿巧姐必有不便回来的理由，胡大老爷，我陪了你去。”

“你的话不错。不过我不想去，一个人不怕一万，独怕万一。”胡雪岩低声说道，“人心多险，一步错走不得。我平日做人，极为小心，不愿得罪人，但难免遭妒，有人暗中在算计我，亦未可知。别样事都好分辩，就是这种牵涉人家闺阁的事，最要远避。所以，我想请你替我去一趟。”

周一鸣久历江湖，各种稀奇古怪的事都经过，心想他是怕着了“仙人跳”，顾虑得倒也有道理。自己替他去走一趟，一样也要小心，当时便点点头说：“我去！去了只把阿巧姐请出来，看她是何话说？”

“对了！你问明了立刻来告诉我。”

正在谈着，那小后生已转了回来。胡雪岩随便找了个不能分身的理由，来人自无话说，带着周一鸣走了。

这一走，过了个把时辰，才见他回来，“阿巧姐的话很多，有些事，我也弄不清楚。”周一鸣略停一停，整理一下思绪，要言不烦地说：“阿巧姐夫家派了人，从木渎跟了她到这里，看样子是来找麻烦。阿巧姐不愿回这里，就是不愿意让他们发现她落脚的地方。阿巧姐说有好些话一定要跟胡大老爷你当面谈。她怕跟来的人，在潘家附近守着，此刻不敢出门，到半夜里教我去接了她来。”

“喔！”胡雪岩深为诧异，“据我知道，她夫家老实得

很。怎有此事？”

这话在周一鸣无可赞一词，只这样说：“反正见了面就知道了。”

“慢点！”胡雪岩双目炯炯，神色凛然，“不能去接她！万一为人跟踪，明天告我个拐带良家妇女，这个面子我丢不起。老周，我问你，那潘家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苏州潘家有两潘，一潘是‘贵潘’，一潘是‘富潘’，阿巧姐的那一家，是富潘的同族。阿巧姐的小姊妹，是他家的姨太太，太太故世了，姨太太当家，所以能够作主，把阿巧姐留了下来住。”

“潘家的男主人，叫啥？你晓得不晓得。”

“不晓得。”

“不晓得也不碍。”胡雪岩说，“等我去拜他家男主人，当面说明经过，把阿巧姐找了出来，就当着他家男主人谈好了。不过，这一下，要委屈你了。”

这话周一鸣明白，是要他权且充任报帖的家人，这无所谓，他很爽快地答应：“我伺候胡大老爷去。”

于是雇好了一顶轿子，周一鸣持着拜匣，跟随胡雪岩到了潘家；帖子一投进去，潘家的男主人莫名其妙，但他的姨太太心里明白，说了经过，方始恍然，立刻吩咐接见。

“来得冒昧之至。”胡雪岩长揖问道：“还不曾请教台甫。”

“草字叔雅。”潘叔雅说，“老兄的来意，我已经知道了。我把人请出来，你们当面谈。”

“是！是！承情不尽。只是深夜打搅，万分不安。”

于是潘叔雅道声：“暂且失陪。”转身入内。

趁这片刻功夫，胡雪岩将潘家的客厅，打量了一番；这

才讶然发现，潘家的里外大不相同，大门残旧狭隘，像个破落户，客厅中的陈设却是名贵非凡，光是壁上的字画，就让胡雪岩目眩不止，这面一堂屏条山水，四幅恰好就是“四王”；那面一堂屏条书法，四幅也恰好就是文徵明的真草隶篆“四体”。另有一幅中堂，顶天立地，写的是碗大的狂草，胡雪岩除了个“一”字，其余一字不识；但这么两丈多长，七八尺宽的一张宣纸，就够他发半天的愣了。

“胡老爷，请用点心！”

一个穿着极整洁的蓝布大褂的听差，捧来了一只银盒；盒子凿成一朵梅花，花蒂就是把手。揭开来看，里面是五只细瓷碟子，盛着五样点心，红、绿、黄、黑、白俱备，颜色极艳，胡雪岩只认得红的是玫瑰年糕，拿起银镶牙筷，拈了一块放在嘴里，滑糯香甜，其味弥甘，但却不是玫瑰的味道。

“这是拿啥做的？”

“是拿桃子汁在粉里蒸的。”

这在胡雪岩可说闻所未闻，只有叹一声：“你们府上真讲究！”

听差矜持的微笑着，退后两步，悄悄侍立。胡雪岩一面进食，一面在想：等将来发了大财，总要比这潘家更讲究，做人才有意思。

正在仰慕不已，胡思乱想的当儿，听得屏风后面，有了人声，抬眼看时，正是阿巧姐由个丫头陪着走了出来。一见面就说：“我等你好久了。”

“请这面坐吧！”听差十分知趣，将他们两人引到靠里的床上；端来了盖碗茶，随即向那丫头使个眼色，都退到了廊下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胡雪岩问，“回一趟娘家，搞出很大的麻烦！早知如此，倒不如我教老周陪了你去。”

“陪了去也没用。事情很奇怪——。”

奇的是就在阿巧姐回去的前一天，有人寻到阿巧姐的夫家，直言相告，说是受阿巧姐的委托，来谈如何了结他们这层名存实亡的夫妇关系。如果愿意休妻另娶，可以好好送一笔钱。

阿巧姐的丈夫很老实，不知何以为答；但他有个堂房哥哥，名叫小狗子，却是个喜欢搅是非的坏蛋，一看奇货可居，当时便表示：一切都好谈，但要阿巧姐亲自出面料理。来人一再探询口风，小狗子说是只想要个两三百银子。

“是假话！小狗子的打算，是要骗我到家，好敲入家的竹杠。偏偏我第二天就回家；亏得消息得得早，所以小狗子来叫我，我不肯回去。我娘也叫我早早走。”阿巧姐接着又说：“哪知道阿狗子带了两个地痞，弄了只船跟了下来。我一看这情形，不敢回客棧；同时关照船老大，不可说破是金阊棧代雇的船。上了岸，雇顶小轿，一直抬到这潘府上。还不晓得小狗子知道不知道我在这里？”

胡雪岩一面听，一面深深点头，等她说完，主意也就定了，“你做得好！”他说，“不要紧，我来料理。”

“你怎么样料理？”

“这家的姨太太，跟你的交情厚不厚？”

“从小在一起的姊妹。”阿巧姐答道：“交情不厚，我也不会投到这里来了。”

“那好！”胡雪岩欣慰地，“你就先住在这里。多住几日。”

阿巧姐大感意外，“多住几日？”她皱眉问道：“住到

几时？”

胡雪岩的意思，最好住到何桂清动身北上的时节。但这话此时不便说，而且一时也说不清楚。再又想到，虽然阿巧姐跟人家的交情甚厚，只是当居停的，到底不是正主儿，作客的身份也有些尴尬，主客双方，都有难处；短时勾留，还无所谓，住长了要防人说闲话。

“这样吧！”胡雪岩说，“见事行事。你在这里打搅人家，我自然有一番意思。明天就备一笔礼来；若是她家男主人好意相留，你就住下去，不然另想别法。”

“住下去倒没有甚么？我只是问你，要住到那一天？”阿巧姐又说，“我也知道你上海事情多，最多三两天就要回去；莫非把我一个人撇在这里？”

“当然不会！”胡雪岩说，“我另有安排——。”

“啥安排”阿巧姐抢着问；神气极其认真。

若是别人，看她这样咄咄逼人，会觉得招架不住；胡雪岩自然不会，“你不要着急，自然是极妥当的安排。”他接着又说：“长话短说，我让你住在这里，不让你回客栈，就是不想落把柄在小狗子手里。回头我就要去打听，到那里去的人是甚么人？”

“对！这要去打听。”阿巧姐说，“在船上我一直想不通，为啥要冒我的名，说我托他们去谈的？莫非是我认识的人？”

这句话提醒了胡雪岩，念头像闪电一般从心里划过，十有八、九是尤五和古应春搞的把戏——自己曾经跟他们说过，请他们听自己的招呼行事，暂时不必插手；果然，不听自己的话，弄巧成拙，反惹出意外的麻烦。

不过，他也知道阿巧姐此时心神不定，不宜多说，便即

答道：“你不必瞎猜。一切有我。这件事办得顺利的话也很快；说不定明后天就可以水落石出。你先安心在这里玩几天，我把你的衣箱送过来。”

“那倒不必。我跟我那小姊妹，身材相仿，她的衣服多得穿不完。不过，”阿巧姐又提到那话：“这总也要说个日子，到底住多少天？我也好安心；人家问起来，我也有话好答。”

“那——，”胡雪岩心想，看样子到端午前后，何桂清动身的那时候，是不可能的了，既然如此，就早些了结这事，所以盘算了一会，很爽快地答道：“三天！第四天我准定来接你。”

阿巧姐很满意，却又叮嘱了一句：“你可记在心里！”

“不会忘记！”说着，他从身上掏出一大叠银票来，检了几张小数目的递了过去，“这里二百两银子，你留着用。在人家这里作客，小钱不要省，下人该当开发的，都要开发。出手也不可以小气。懂吧？”

阿巧姐如何不懂？点点头说：“你放心好了，我不会丢你的面子。”

于是胡雪岩请见主人，道谢告辞；等周一鸣陪着回到金閨栈，他把他留了下来，细谈究竟。

这段经过，前因后果，相当曲折，即令胡雪岩把不必说出的话，隐去了许多，仍旧使周一鸣听得津津有味，而且磨拳擦掌，大有跃跃欲试之意。

“乡下土流氓搞不出甚么把戏，等我打发他们走。”

“人都还不知道在哪里，你先别忙！”胡雪岩说，“我们商量好再动手。只是摆脱这两个人，事情好办；我要跟小狗子打交道。”

“喔！”周一鸣把心定下来；因为看样子还有许多花样，且等听了再说。

“我现在又要叫小狗子晓得厉害，又要他感激。你倒想个办法看。”

这是个难题，胡雪岩原有借此考一考周一鸣的意思；他好好考虑了一会，出了一个主意，胡雪岩认为可行，当天就开始动手。

第一步是去打听这两个人，乡下人到底是乡下人，不脱泥土气；所以第二天一早，周一鸣很快地在潘家附近找到了一——潘家的巷口就是一爿俗称“老虎灶”的小茶店，光顾这里的茶客，大多是附近的平民，一到先自己取了木脸盆舀水洗脸漱口；相互招呼，然后吃茶吃点心，高谈阔论；只有坐在门口烧饼摊子后面那张桌子上，土里土气，贼头贼脑的两个茶客，不但不跟人招呼，而且两双眼睛只盯着过往行人；特别是看见堂客，更为注意，这就相当明显了。

“小狗子！”周一鸣冒叫一声。

小狗子哪知道“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”？听得声音，转头来看；看到周一鸣含笑注视，便即问道：“是你叫我？”

“是啊？哪一天进城来的？”

“昨……昨天。”小狗子嗫嚅着说，“我不认识你？”

“怎么会不认得我？”周一鸣也做出困惑的神色，“我倒请问，你是不是家住木渚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那就对了！”周一鸣以极有把握的声音说：“你贵人多忘事，认不得我；我是不会记错的。我们上一次吃过‘讲茶’，我那朋友多亏你帮忙。”

这又是周一鸣瞎扯，料准像小狗子这样的人，少不得有